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十四回 一監生錄遺受氣 兩承差討賞翻腔

且說金漢良見一班錄遺的監生大家都看著他笑，又有指指點點的談論著他，金漢良那裡想到是笑他自己，還認是自家身上衣服過於華麗，所以眾人羨慕著他，倒反低下頭來，看著自己的衣裳，甚是揚揚得意。不多時，學台放炮開門，點起名來，那一班監生便一排一排的挨擠上去。點了一會，漸漸點到常州府來，先點武陽二縣。金漢良擠在學台的公案旁邊，聽得點到他名字，他連忙趕到案前，接了卷子。學台見他穿著得袍褂齊整，靴帽時新，頭上還拖著一枝花翎，腰中掛的玉器不住的亂響，已覺詫異。到得他繳驗官照之時，學台看只有兩張部照，沒有加銜同翎枝的執照，卻見他明明戴著水晶頂子，拖著花翎，心中詫異起來。又恐自己眼花看錯，便把鼻上架的大圓老光眼鏡往上撐了一撐，仔細再看時，金漢良見學台大人不住的看他，滿心歡喜，只道學台有話問他，便朝著公案深深的請了一個安，口中恭恭敬敬的說了一聲：「噫。」引得兩旁的承差吏役多笑起來。學台也覺得這個人大有癡氣，便也不去盤問他頂戴的來歷。好在學台衙門只管錄遺，那有什麼工夫來管你的閒事？只覺得這個人呆得可笑，卻又不好笑出來，失了體制。學台把臉沉了一沉，承差便一齊喊道：「進去進去，接了卷子，還站在這裡做什麼？」金漢良正是一團高興，等學台同他談心，不料被承差趕了進來，討了個大大沒趣，只得走上甬道，一直進文場來，依著卷面上的字號坐了。卻只有自己一人，同伴的都不見來。他是做大老官做慣的人，舉目無親的坐著，甚是納悶。

坐了不多一會，他的煙癮早已發作。煙具是預先帶著，急急的拿了出來，苦的是沒有榻牀，又且四不住的吹進風來，勉強坐著，上了一口吃了，卻是塞了幾次，好容易吃完。金漢良平時過癮，總要大口裝煙，一頓要吃一兩，這樣不爽快的吃法，那裡擋得住他的煙癮？

正在沒法，只見一個差官帶著幾個承差前來查號。原來外面已經封門，兩邊文場都有學院衙門的差官，同著各學的教官一同查察。那差官看看查到金漢良面前，金漢良一見這個差官，心中大喜，認得他就是同鄉的胡養甫，向來曉得他是學院衙門的總書房，便連忙招呼他道：「養甫兄，幸會幸會。」胡總書聽得有人叫他，回頭看見了金漢良，平日彼此原是相識，便也同他拱手說了幾句套談。胡養甫道：「兄弟還有公事，不能奉陪，改日再敘罷！」便要一直查看過去。金漢良因文場內不能過癮，心上慌忙，見了胡養甫來，正要托他想法，連忙說道：「養甫兄，且少停一刻，有一件事與你商量，可有什麼安穩的地方，可以躺著過癮的？托你想個法兒。」胡養甫聽了，沉吟道：「裡面都是關防地方，外人輕易不能進去，兄弟也擔不起這個責任。只好我叫兩個承差同你到花廳上去過癮，那裡頭本有榻牀，很是便當。並好叫他們替你預備茶水，只要你的量著酬勞他們幾個錢就是了。」金漢良聽說可以把他同到花廳過癮，甚是喜歡，忙拱手道謝道：「費心費心，容當後報。至於酬勞，本是小事，兄弟格外從豐便了。」胡養甫謙遜了幾句，隨叫過兩個承差來，向他們說道：「這金大老爺是個慷慨的人，你們領他到花廳上去，讓他在炕上吃煙。」

回來出了題目牌，你們就送到廳上，好好的預備茶水，伺候金大老爺，等回自有酬勞。」

那學院衙門的承差見錢如命，見金漢良衣服輝煌，又是養甫吩咐，大約總可賺他一注賞錢，就連連答應，領著金漢良到花廳上來，金老爺長，金老爺短，□分巴結，又去泡上好茶，擺出四盤點心。此時金漢良不顧別的，急忙將煙盤放在炕上，橫下身去，取出打就的一罐子煙泡，裝得滿滿的，約有三四兩煙，裝上簽子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呼呼的先抽了二□來口，方才把他的煙癮擋了回去，坐起身來，吃了些點心，承差已搨了一扇高腳牌來，牌上寫著題目給他看過。

題目雖不甚難，金漢良那裡做得出？想了一會，一句也沒有做出來，只得翻出來帶的書來，什麼《宋明四書義》、《東萊博議》、《古文觀止》等，看了多時，揀兩個牛頭不對馬嘴的題目，東邊抄兩句，西邊集幾句，自己聯上些半通不通的虛字，勉強敷衍了兩篇，急急的過了癮，臚上卷子。時候已經午後，承差格外慇懃，去開出一桌飯來，四樣雞魚肉鴨，滋味倒也不壞，另外還有一壺酒。金漢良用了心思，正是腹中饑餓，也不推辭，狼飡虎咽了一頓。吃完了，提筆再眷。

寫到約有大半，只見兩個承差手中拿著一搭收票進來。原來監生錄遺，要把監照呈驗，驗過無誤，打一個錄遺戳子，候繳卷時，將原照還給本人。這班承差作弊，不於當日交還，於眾人繳卷之前，叫眾人在收票上注明姓名、籍貫，每人或是一元，或是五角，也要注明數目，仍將這收票交給錄遺監生。隔了一日，照著注明的洋錢數目，拿著這張收票去學院衙門取回監照。這是承差舞弊貪財之處。學台明知關防衙門差役異常清苦，故意假作不知，不去禁止。論起理來，也就是馭下不嚴，辜負朝廷的恩典了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兩個承差手中拿了收票進來，滿面笑容的對金漢良說道：「金老爺的官照還沒有交回，請在這收票上注明功名姓字，明日好叫人憑票取回，我們還要討討你金老爺的賞呢！」說著，笑嘻嘻的請了一個安。金漢良大模大樣的點了一點頭，接過收票，先寫了姓名、籍貫，又注明了功名，寫到那洋錢數目的地方，那承差目不轉睛看著他寫，寫好了連忙接過去，看那照費時，只見端端正正的寫著，卻止一塊洋錢。兩個承差見了，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呆了一時，還恐怕他忙中有錯，或者寫錯了，亦未可知。一個承差便陪著笑，仍舊把那張收票放在他面前，說道：「收票上的數目，只怕金老爺寫錯了，我們靠山吃山，還要你老人家高升一點。」這番說話，在那兩個承差也總算小心巴結的了。那知金漢良不知抬舉，竟像學院衙門的承差應該伺候他的一般，登時放下面孔，正色說道：「這賞錢的數目，那會寫錯？本來我們應考的人那有什麼賞號？這是我看你小心伺候，所以格外加恩，那裡有寫錯的道理？難道你們還要爭多嫌少麼？」

兩個承差聽了，不覺心中大怒。暗想天下有這樣不知好歹的死囚，翻轉面皮冷笑一聲道：「既然你你金老爺看得這一塊錢□分鄭重，我們雖是當個承差，倒還不至於這般小氣，你就請不必花費，留著自己買稀飯吃罷。通共花了一塊錢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，還要說格外加恩！我們學院衙門的人，除了我們大人提拔，才算格外加恩。不是我瞧不起你金老爺，還擺不了這個架子！你自己想想，請你坐了花廳，點心茶水的伺候，還要開出飯來，鬧得烏煙瘴氣，這一塊錢還不夠做茶水錢呢！」金漢良聽得承差出言不遜，也就大怒起來，高聲說道：「學院大人叫你們當差，沒有叫你們訛詐。你們勒索考生的銀錢，還要辱罵斯文，真是豈有此理！我同你們到學權面前去講，可是該應這樣的麼？」兩個承差聽他索性發作起來，更覺眼內生煙，鼻中出火，劈面朝他啐了一口唾沫，道：「擺你的什麼臭架子！像你這樣的考生，我們看見得很多。這是什麼地方，容得你這等放肆罵人？老實說，我們小心伺候，一者是胡老爺的吩咐，二者原是巴結你的銀錢，點心酒飯，那一樣不是錢買來的？」

我們倒沒有這樣老臉去白叨別人的光，只算認一個晦氣罷了。你白吃白喝了不算，還要裝腔做勢的在這裡罵起人來！我們當了學院衙門的差，是來伺候你的麼？」把個金漢良罵得閉口無言。

兩個承差又道：「平常一張監照也要一塊多錢，你坐了花廳，伺候你的點心茶酒沒有看見你一個錢，倒反說我們訛詐，要同我們去見大人。我們到底訛詐了你什麼？你倒訛了我們兩頓酒飯點心去了。你要去見大人，你只顧自己去見，我們候著就是了。我們還有公事，不得同你閒談，這些考生都要像起你來，一毛不拔的，那我們就要喝西北風了。」說完了，便兩人一同出去。一個承差還對他同伴說道：「這個人真是不開眼的東西，我們只當做個好事，給他吃了兩頓罷了。」

金漢良明明聽見，又氣又惱，只好假作不知。心中暗想：雖被這兩個承差罵了一場，究竟省了一注賞錢，吃了他們二頓飯點，算起來也還值得。便慢慢的抄完了二篇文章，默起聖諭來。他不知格式，把那一段聖諭直抄到底，竟有□二三行，他並不覺得，轉得意揚揚的繳了卷子，出來逢人便說他文字如何好法，必定第一無疑。

別人聽著好笑，也不去理他。那知發出案來，單單沒有金漢良的名字，金漢良氣得發昏，他還不曉得為著什麼緣故，急忙去尋著了胡養甫，要他做個手腳把名字補出。

胡養甫見面不免埋怨他幾句，道：「那承差原是想你的賞錢，所以出力巴結。」

你不肯花錢，還要鬧你的標勁，連我的面上也不好看相。那天交照的時候，若不是我在裡頭，你這幾張官照就莫想拿回去了。不瞞你說，我還賠掉好幾個錢呢！這都是小事，也不必說了。」金漢良被他埋怨，只得向他謝罪，又把來意說了一遍。胡養甫道：「你的卷子只要沒有違式之處，過了幾天自然會補出來，不必性急；若是違式被貼，那就難了。我且替你去查查，你在這裡少待。」說罷立起身來，去了多時方才回來，皺著眉頭，像是有些難處的一般。金漢良就吃了一驚，急問事情怎樣，養甫道：「你的卷子是多抄了聖諭，違格貼出的。剛才我查著了你的卷子，竟把一段聖諭通通抄完，多寫了七八行，照例不能補出。我看我竟另想法子，我卻力不從心，實在對你不起。」金漢良方知是為多抄聖諭，以致被貼。又聽胡養甫說不能設法，甚是著急，纏住了養甫，打恭作揖的央求。養甫被他懇求不過，道：「法子是有個在此，只是我卻不能替你賠錢，你自家去酌量而行。」漢良大喜問計。養甫道：「只有替你重換一本卷子，等你重新謄好，把你那一本壞卷換出來，我們在內裡做些手腳，就可以掛牌補你名字。但是那班承差恨你入骨，一定要你二百塊錢。」

你若肯忍著心痛，我便替你包辦下來。除了這個法子，沒有第二條路。」金漢良聽了，呆了一回，雖然捨不得二百塊錢，究竟中舉人的心重，發了一個狠，咬著牙齒答應了下來，當晚就把二百塊錢悄悄去。隔不多兩日，果然學院衙門前掛了一麵粉牌出來，把金漢良的名字高高補出。金漢良歡喜，收拾進場。

轉眼三場已過，金漢良也隨眾出來，也不知道他做的什麼東西，在卷子上寫些什麼，做書的不曾見過他的場作，不能備載出來。

金漢良在南京耽擱了幾日，便回到常州，安心等榜。以為這個舉人是捏在荷包裡的了，一味的大言不慚，還說他做夢看見天榜，他的名字高高的列在第三。聽見的人，付之一笑。等到放榜之期，家裡預先染了幾千喜蛋，預備榜後送人。不料等了一天杳無影響，聽見報子的鑼聲接二連三的在門口敲了過來，又敲了過去，偏偏的不到金漢良家。眼見得這個舉人是沒分的了，氣得金漢良一佛出世，二佛昇天，一天到晚飯也不吃，拍著桌子大罵房官瞎眼，主考糊塗。罵了一會也無可如何，懨懨的過了幾天，也就丟過去了。只帶著那一班下流社會的人，天天往那妓院煙燈開心作樂，往往的成日成夜並不回家。

隔了一年，忽然覺得常州玩得不暢，他也久聞四大金剛的名氣，想到上海來見識見識，住在寶善街新鼎升棧。到了兩日，就去尋著了一個書局中朋友，也是常州人，同他向來相識。金漢良央他帶著往各處妓院中走動，陸蘭芬處也去過兩次。蘭芬在外出局。沒有見他。又到金小寶院中見了小寶，□分傾倒，當夜就要替他擺酒，拿出現錢來。堂子中的規矩，是現錢擺酒不能推卻的。金小寶只得讓他吃了一台。

四五日之間，也碰了兩場和，吃了兩台酒。金小寶看得了然，金漢良卻一廂情願，癩蛤蟆想吃起天鵝肉來。小寶卻見他滿身土氣，牛屎倒吹得一塌糊塗，娘姨等人都在他背後指指點點的取笑，也覺得他假作癡呆，甚是討厭。而且這金漢良打茶圍沒有時候，每每天未到午，他已經踱了進來；坐下了，又夾七夾八的不肯走。小寶滿心不悅，卻又不能回他，看他那雷鈍的情形，料不是出錢的闊客，所以大家心裡都在恨他。這一日才打□一點鐘，小寶還未起身，金漢良已經來了，坐在小寶房中，娘姨把小寶叫將起來。正是：

承差討賞，才聞狼虎之聲；曲院尋歡，又惹鶯花之笑。

不知小寶說些什麼，請看下回便知分曉。